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五

詩

綱領

言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所以析衛為邶鄘衛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係之鄘有邶音者係之邶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

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耳大雅小雅亦古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為大雅小雅也大抵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云小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絶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

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為國風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

莊重與風異

器之問風雅與無天子之風之義先生舉鄭漁仲之説言出於朝廷者為雅出於民俗者為風文武之時周召之作者謂之周召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敢為斷然之説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做詩曲亦自有體製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説雅之降為風今且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曉處

不必反倒因說嘗見蔡行之舉陳君舉說春秋云須先看聖人所不書處方見所書之義見成所書者更自理會不得却又取不書者來理會少間只是說得奇巧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耳程先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從若變風又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

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獘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曾說得明却因周禮說豳詩有豳雅豳頌即於一詩之中要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吕調大石調越調之類至比興賦又别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釣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引物為況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

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問
邇之所以為雅為頌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調又可
用頌底腔調否曰恐是如此某亦不敢如此斷今只
說恐是亡其二
舊曾有一老儒鄭漁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疊在
後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義自
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談不解詩人本意處甚
多且如止乎禮義果能止禮義否桑中之詩禮義在

何處王德修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無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亂事耳若鶉之奔奔相鼠等詩却是譏罵可以為戒此則不然某今看得鄭詩自叔于田等詩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亂之詩而說詩者誤以為刺昭公刺學校廢耳衛詩尚可猶是男子戲婦人鄭詩則不然多是婦人戲男子所以聖人尤惡鄭聲也出其東門却是箇識道理底人做

林子武問詩者中聲之所止曰這只是正風雅頌是中

聲那變風不是伯恭堅要牽合說是然恐無此理今但去讀看便自有那輕薄底意思在了如韓愈說數句其聲浮且淫之類這正是如此

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關雎麟趾相似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

箇對一箇說葢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則却不入題了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興皆類此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

却淺興意雖闊而味長

詩之興全無巴鼻（振録云多是假他物舉起全不取其義）後人詩猶有此體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如高山有厓林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之知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皆是此體

或問詩六義注三經三緯之説曰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底骨子無詩不有才無則不成詩蓋不是賦便是比不是比便是興如風雅頌却是裏面横串底都有

賦比興故謂之三緯

器之問詩傳分别六義有未備處曰不必又只管滯却許多且看詩意義如何古人一篇詩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會得這箇如柏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緑衣之詩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推此以觀則子之不得於父臣之不得於君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屈原之懷沙赴水賈誼

言歷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也便都過當了古人胷中發出意思自好看著三百篇詩則後世之詩多不足觀矣

問詩傳說六義以託物興辭為興與舊說不同曰覺舊說費力失本指如興體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說將起或別自將一物說起大抵只是將三四句引起如唐時尚有此等詩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別借此物興起其辭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

物之無興起自家之所有將物之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前輩都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説得詩本指只伊川也自未見得看所説有甚廣大處子細看本指却不如此若上蔡怕曉得詩如云讀詩須先要識得六義體面這是他識得要領處

詩纔説得密便説他不著國史明乎得失之迹這一句也有病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説自分曉以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小序更不須説他做

小序不會寛説每篇便求一箇實事填塞了他有尋得著底猶自可通不然便與詩相礙那解底要就詩却礙序要就序却礙詩詩之興是劈頭説那没來由底兩句下面方説那事這箇如何通解鄭聲淫所以鄭聲多是淫佚之辭狡童將仲子之類是也今喚做忽與祭仲與詩辭全不相似這箇只似而今閑潑曲子南山有臺等數篇是燕饗時常用底叙賓主相好之意一似今人致語又曰詩小序不可信而今看詩

有詩中分明說是某人某事者則可知其他不曽說者而今但可知其說此等事而已韓退之詩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疎浩云蘇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雖不取下面言語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專信序又不免牽合伯恭凡百長厚不肯非毀前

輩要出脱回護不知道只為得箇解經人却不曾為得聖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

因論詩歴言小序大無義理皆是後人杜撰先後增益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更不能發明詩之大旨纔見有漢之廣矣之句便以為德廣所及才見有命彼後車之言便以為不能飲食教載行葦之序但見牛羊勿踐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黄耇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黄耇便謂乞

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禄隨文生義無復倫理

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爲后妃之志

事固不倫矣況詩中所謂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

寧后妃所得施於使臣者哉桃夭之詩謂婚姻以時

國無鰥民爲后妃之所致而不知其爲文王刑家及

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所能致耶其他變風諸詩

未必是刺者皆以爲刺未必是言此人必傅會以爲

此人桑中之詩放蕩留連止是淫者相戲之辭豈有

刺人之惡而反自陷於流蕩之中子衿詞意輕儇亦豈刺學校之辭有女同車等皆以為刺忽而作鄭忽不娶齊女其初亦是好底意思但見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盡為刺忽而作考之於忽所謂淫昏暴虐之類皆無其實至遂目為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况其所以失國正坐柔懦闊踈亦何狡之有幽厲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諸篇凡詩中無詆譏之意者皆以為傷今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可勝説後世但見詩序巍然

冠於篇首不敢復議其非至有解說不通多為飾辭以曲護之者其誤後學多矣大序却好或者謂補湊而成亦有此理書小序亦未是只如堯典舜典便不能通貫一篇之意堯典不獨為遜舜一事舜典到歷試諸艱之外便不該通了其他書序亦然至如書大序亦疑不是孔安國文字大抵西漢文章渾厚近古雖董仲舒劉向之徒言語自別讀書大序便覺輭慢無氣未必不是後人所作也

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葦賓之初筵抑數篇序與詩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詩序其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亂說話便都被人看破了詩人假物興辭大率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勿踐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行葦是比兄弟勿字乃興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

之意序者却牽合作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葦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黄耇亦是歡合之時祝壽之意序者遂以為養老乞言豈知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抑詩中間煞有好語亦非刺厲王如於乎小子豈是以此指其君兼厲王是暴虐大惡之主詩人不應不述其事實只說謹言節語況厲王無道謗訕者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小子國語以為武公自警之詩却是可信大率古人作

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纔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麼道理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諛說把持放鵰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為性情之正詩中數處皆應荅之詩如天保乃與鹿鳴為唱荅行葦與既醉為唱荅蟋蟀與山有樞為唱荅唐自是晉未改號時國名自序者

以為刺僖公便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說但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詩者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便又說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到山有樞是荅者便謂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這是荅他不能享些快活徒恁地苦澀詩序亦有一二有憑據如清人碩人載馳諸詩是也昊天有成命中

說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須牽合作成王業之王自序者恁地附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將成王字穿鑿說了又幾曾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說後來遂生一場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說著地如何說道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幾句說及后土如漢諸郊祀詩祭某神便說某事若用以祭地不應只說天不說地東萊詩記却編得子細只是大本已

失了更說甚麽向嘗與之論此如清人載馳一二詩可信渠却云安得許多文字證據某云無證而可疑者只當闕之不可據序作證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證某因云今人不以詩說詩却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處

問詩傳多不解詩序何也曰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翫味詩詞却又覺得道

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為繆戾有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强處某嘗與言之終不肯信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繆戾辨之頗詳

問先生說詩率皆叶韻得非詩本樂章播諸聲詩自然叶韻方諧律吕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

人文章亦多是叶韻因舉王制及老子叶韻處數段

又曰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

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也

詩之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

分得密後隔開了離騷注中發兩箇例在前朕皇考

曰伯庸庚寅吾以降洪　又重之以脩能耐　紉秋蘭以

為佩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某有楚詞叶韻

作子厚名字刻在漳州

或問吳氏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刪去姑存此耳然猶有未盡因言商頌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吳氏云嚴字恐是莊字漢人避諱改作嚴字某後來因讀楚辭天問見嚴字都押入剛字方字去又此間鄉音嚴作戶剛反乃知嚴字自與遑字叶然吳氏豈不曾看楚辭想是偶然失之又如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吳氏復疑侮當作誨以叶戎字某却疑古人訓戎為汝如以佐戎辟戎雖小子則戎汝音或通後來讀常武詩有云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則與汝叶明矣

器之問詩曰古人情意温厚寛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當時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之徒和詩

猶自有韻相重密本朝和詩便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壞了詩

讀詩之法且如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如此之遠何哉又如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只是說雲漢恁地為章于天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也上兩句皆是引起下面說略有些意思傍著不須深求只此讀過便得

問以詩觀之雖千百載之逺人之情偽只此而已更無兩般曰以某看來須是别換過天地方别換一様人情釋氏之説固不足據然其書説盡百千萬刼其事情亦只如此而已况天地無終窮人情安得有異
今欲觀詩不若且置小序及舊説只將元詩虚心熟讀徐徐翫味候髣髴見箇詩人本意却從此推尋將去方有感發如人拾得一箇無題目詩再三熟看亦須辨得出來若被舊説一局局定便看不出今雖説不

用舊説終被他先入在内不期依舊從他去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為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間為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説詩意方活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胷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説只恁平讀著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先蕩蕩地不立一箇

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讀讀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

問學者誦詩每篇誦得幾徧曰也不曽記只覺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須是讀熟了文義都曉得了涵泳讀取百來徧方見得那好處那好處方出方見得精怪

見公每日說得來乾燥元來不曾熟讀若讀到精熟時意思自說不得如人下種子既下得種了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擁他與他耘鋤方是下工夫養他處今却只下得箇種子了便休都無耘治培養工夫如人相見纔見了便散去都不曾交一談如此何益所以意思都不生與自家都不相入都恁地乾燥這箇貪多不得讀得這一篇恨不得常熟讀此篇如無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

要讀第二篇讀第二篇了便要讀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此便是大不敬此句厲聲說須是殺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

毛鄭所謂山東老學究歐陽會文章故詩意得之亦多但是不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看故皆局促了詩意古人文章有五七十里不回頭者蘇黃門詩說疎放覺得好

因言歐陽永叔本義而曰理義大本復明於世固自周

程然先此諸儒亦多有助舊來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孫明復諸公始自出議論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運數將開理義漸欲復明於世故也蘇明允說歐陽之文處形容得極好近見其奏議文字如回河等劄子皆說得盡誠如老蘇所言便如詩本義中辨毛鄭處文辭舒緩而其說直到底不可移易

問讀詩記序中雅鄭邪正之說未明曰向來看詩中鄭

詩邶鄘衛詩便是鄭衛之音其詩大段邪淫伯恭直以謂詩皆賢人所作皆可歌之宗廟用之賓客此甚不然如國風中亦多有邪淫者又問思無邪之義曰此只是三百篇可蔽以詩中此言所謂無邪者讀詩之大體善者可以勸而惡者可以戒若以為皆賢人所作賢人決不肯為此若只一鄉一里中有箇恁地人專一作此怨刺恐亦不静至於皆欲被之絃歌用之宗廟如鄭衛之詩豈不褻瀆用以祭幽厲褒姒可

也施之賔客燕饗亦待好賔客不得須衛靈陳幽乃可耳所謂詩可以興者使人興起有所感發有所懲創可以觀者見一時之習俗如此所以聖人存之不盡刪去便盡見當時風俗美惡非謂皆賢人所作耳大序說止乎禮義亦可疑小序尤不可信皆是後人託之仍是不識義理不曉事如山東學究者皆是取之左傳史記中所不取之君隨其謚之美惡有得惡謚及傳中載其人之事者凡一時惡詩盡以歸之最

是鄭忽可憐凡鄭風中惡詩皆以為刺之伯恭又欲主張小序鍛煉得鄭忽罪不勝誅鄭忽却不是狡若是狡時他却須結齊國之援有以鉗制祭仲之徒決不至於失國也謚法中如隨覆社稷曰頃便將柏舟一詩硬差排為衛頃公便云賢人不遇小人在側更無分疏處愿而無立曰僖衡門之詩便以譏陳僖愿而無立志言之如子衿只是淫奔之詩豈是學校中氣象褰裳詩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至狂童之狂也

且豈不是淫奔之辭只緣左傳中韓宣子引豈無他人便將做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不知古人引詩但借其言以寓已意初不理會上下文義偶一時引之耳伯恭只詩綱領第一條便載上蔡之說上蔡費盡詞說只解得箇怨而不怒纔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部文字眼目

李茂欽問先生曽與東萊辨論淫奔之詩東萊謂詩人所作先生謂淫奔者之言至今未曉其說曰若是詩

人所作譏刺淫奔則婺州人如有淫奔東萊何不作一詩刺之茂欽又引他事問難先生曰未須别說只為我荅此一句來茂欽辭窮先生曰若人家有隱僻事便作詩訐其短譏刺此乃今之輕薄子好作謔詞嘲鄉里之類為一鄉所疾害者詩人温醇必不如此如詩中所言有善有惡聖人兩存之善可勸惡可戒某解詩多不依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於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考本詩上下文意則得罪

於聖賢也以上語類三十一條

蒙別紙開示說詩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者不敢自外敢以求於左右來教謂詩本為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茍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考之則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

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鍾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之時千

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為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毋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為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

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文之德則聲為律而身為度蕭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為如何二南分王者諸侯之風大序之說恐未為過其曰聖賢淺深之辨則說者之鑿也程夫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以為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如何召南夫人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應似亦不可專以為樂聲之應為言蓋必有理存乎其間豈有無

事之理無理之事哉惟即其理而求之理得則事在其中矣答陳體仁

蘇氏陳靈以後未嘗無詩之說似可取而有病蓋先儒所謂無詩者固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康節先生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者亦是此意蘇氏非之亦不察之甚矣故某於集傳中引蘇氏之說而繫之曰愚謂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正發明先儒之意大抵二

蘇議論皆失之太快無先儒惇實氣象不奈咀嚼所長固不可廢然亦不可不知其失也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諸先生皆言之故集傳中不敢提起蓋詭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敢也答范伯崇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

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況曲為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為辯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

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衛則邶鄘衛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為桑間又不為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獨為雅鄭風不為鄭邶鄘衛之風不為衛桑中不為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

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領在樂官者以為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蓋古者天子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悉陳以觀也既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

與先王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嫌於厖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厖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浮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强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為厖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部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況强以桑中溱洧為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為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

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為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為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茫然而思以下猶實有所謂諷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收之以備

六籍也此則曾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

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以完先王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甚矣抑其於溱洧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放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耶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為使伯恭生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為然亦當

為我逌然而一笑也嗚呼悲夫

讀呂氏詩記桑中篇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為作疏義因譌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奥義乃可得而尋繹蓋

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户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為病今觀吕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

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可謂有意乎温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㫖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某少時淺陋之説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説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某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説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某之衰頹汨没其勢又安能

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為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來屬某序之某不可辭也乃略為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義合編者

是也然遂以為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猶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為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某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於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問先生授以詩傳且教誨之曰須是熟讀某嘗熟讀一

二徧未有感發竊謂古人教人兼以聲歌之漸漸引
迪故最平易又疑鄭衛之諸詩皆淫聲小學之功未
成而遽教以淫聲恐未能使之知戒而適以蕩其心
志否抑其聲哀思怨怒自能令人畏惡故雖小子門
人亦知戒乎某欲令弟姪輩學詩尚疑此未敢曉以
文義曰詩且逐篇旋讀方能旋通訓詁豈有不讀而
自能盡通訓詁之理乎讀之多翫之久方能漸有感
發豈有讀一二徧而便有感發之理乎古之學詩者

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今已亡之無可奈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味之耳若疑鄭衛不可為法即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於正當說道理處子細消詳反復歆味應不枉費工夫也答朱飛卿〇以上文集六條

國風

周南關雎

公羊分陝之說可疑蓋陝東地廣陝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耳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周公在外而其詩為

王者之風召公在內而其詩為諸侯之風似皆有礙陳少南以其有礙遂創為分岐東西之說不惟穿鑿無據而召公所分之地愈見促狹蓋僅得今隴西天水數郡之地耳恐亦無此理二南篇義但當以程子之說為正答何叔京○文集

問程氏云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莫只是以功化淺深言之曰不然問莫是王者諸侯之分不同曰今只看大序中說便可見大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

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只看那化字與德字及所以教字便見二南猶乾坤也

讀關雎之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於三百篇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皆同

雎鳩毛氏以為摯而有別一家作猛摯說謂雎鳩是鶚之屬鶚自是沈摯之物恐無和樂之意蓋摯與至同言其情意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其樂而不淫之

意此是興詩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鳩是摯而有别之物荇菜是潔淨和柔之物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他物而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關雎又略不同也

古說關雎為王雎摯而有别居水中善捕魚說得來可畏當是鷹鸇之類做得勇武氣象恐后妃不然某見人說淮上有一般水禽名王雎雖兩兩相隨然相離每遠此說却與列女傳所引義合

問器遠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為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曰這是鄭氏也如此說了某看來恁地說也得只是覺得偏主一事無正大之意關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無方際如下面諸篇却多就一事說這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說道甚麽是德只恁地渾淪說這便見后妃德盛難言處以上

語類五條

卷耳

問卷耳與前篇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蓋葛覃直叙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曰亦安知后妃之不自采卷耳設使不曾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若螽斯則只是比蓋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孫衆多宜爾子孫振振兮却自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蓋比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

自此推之令篇篇各有著落乃好時舉因云螽只是春秋所書之螽竊疑斯字只是語辭恐不可把螽斯為名曰詩中固有以斯為語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即便是名也語類

樛木

問樛木詩樂只君子作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作后妃若作文王恐太隔越了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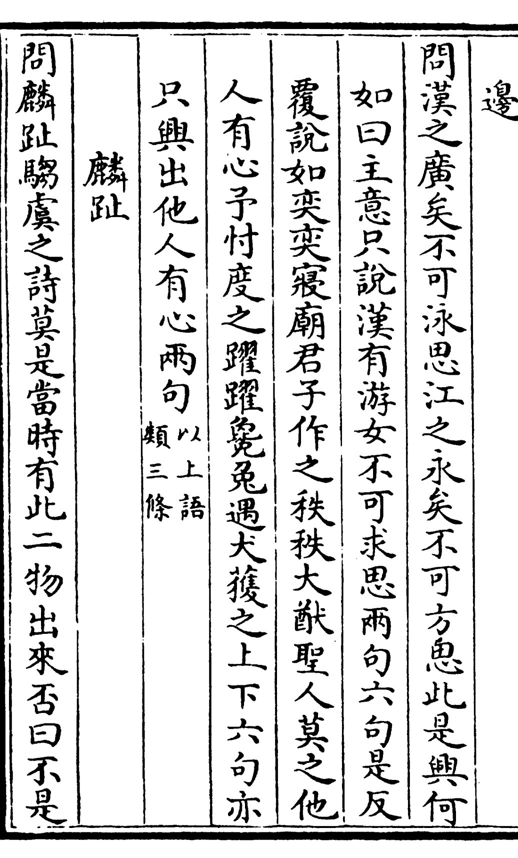
兔罝

問兔罝詩作賦看得否曰亦可作賦看但其詞上下相應恐當為興然亦是興之賦語類

漢廣

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政化只行於江漢曰然西方亦有獮狁

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貞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有此樣詩說得一



邊

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兩句以上語類三條

麟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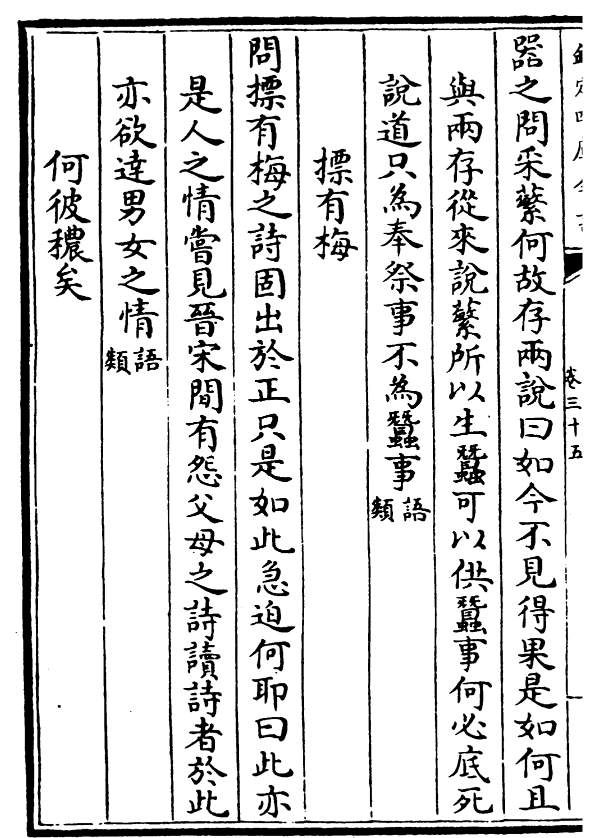
問麟趾騶虞之詩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來否曰不是

只是取以為比云即此便是麟便是騶虞又問詩序說麟趾之時無義理曰此語有病語類

召南鵲巢

問召南之有鵲巢猶周南之有關雎關雎言窈窕淑女則是明言后妃之德也惟鵲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曰鳩之為物其性專靜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語類

采蘩



器之間采蘩何故存兩說曰如今不見得果是如何且與兩存從來說蘩所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底死說道只為奉祭事不為蠶事語類

摽有梅

問摽有梅之詩固出於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曰此亦是人之情嘗見晉宋間有怨父母之詩讀詩者於此亦欲達男女之情語類

何彼襛矣

問何彼穠矣之詩何以録於召南曰也有些不穩當但先儒相傳如此說也只得恁地就他說如定要分箇正經及變詩也自難考據語類

騶虞

騶虞之詩蓋於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賛詠文王平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為仁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茁者葭仁也一發五豝義也

于嗟乎騶虞看來只可解做獸名以于嗟麟兮類之可見若解做騶虞官終無甚意思以上語類二條

鄘柏舟

問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注作比義看來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亦無異彼何以為興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纔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比

器之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似猶未有和平意曰也只

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土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旻天更有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處憂患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又分外好以上語類

二條

綠衣

或問綠衣卒章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二句曰言古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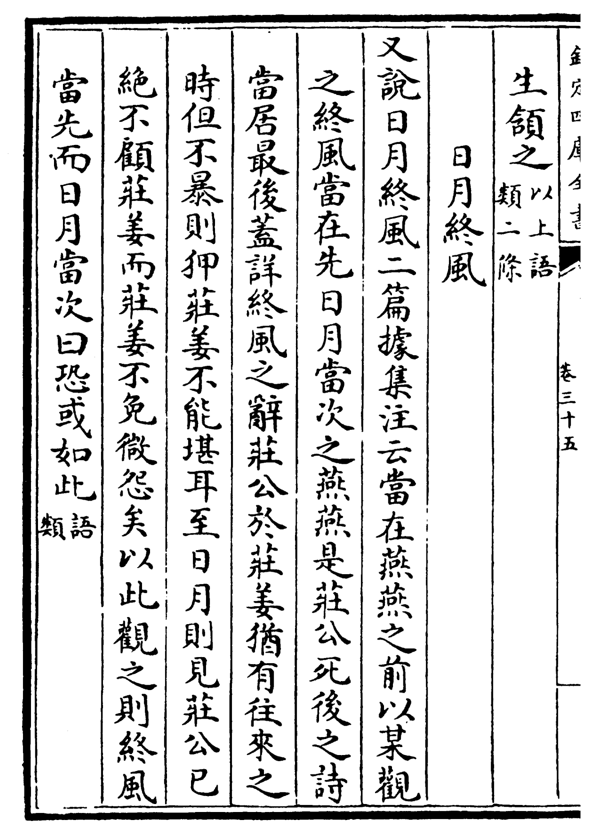
為恰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正謂是耳語類

燕燕

或問燕燕卒章戴嬀不以莊公之已死而勉莊姜以思之可見温和惠順而能終也亦緣他之心塞實淵深所稟之厚故能如此曰不知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温和義理精密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某讀詩於此

數句讀書至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兹惟艱哉深誦歎之

時舉說燕燕詩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於戴嬀有不能已者及四章乃見莊姜於戴嬀非是情愛之私由其有塞淵温惠之德能自淑謹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而勉已以不忘則見戴嬀平日於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於其歸而愛之若此無非情性之正也先



生領之以上語類二條

日月終風

又說日月終風二篇據集注云當在燕燕之前以某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燕燕是莊公死後之詩當居最後蓋詳終風之辭莊公於莊姜猶有往來之時但不暴則狎莊姜不能堪耳至日月則見莊公已絶不顧莊姜而莊姜不免微怨矣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而日月當次曰恐或如此語類

式微

器之問式微詩以為勸耶戒耶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便與存在也可以見得有羇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恤之意語類

泉水

問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注云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恐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於國以寫其憂否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語類

靜女

問靜女注以為淫奔期會之詩以靜為閑雅之意不知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溺又何取乎閑雅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為可醜但見其為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安得謂之閑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日月詩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為德音矣而此曰德音亦愛之之詞也語類

二子乘舟

問二子乘舟注取太史公語謂二子與申生不明驪姬之過同其意似取之未知如何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三人皆惡傷父之志而終於死之其情則可取雖於理為未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遠矣語類

干旄

問文蔚彼姝者子指誰而言文蔚曰集傳言大夫乘此車馬以見賢者賢者言車中之人德美如此我將何

以告之曰此此依舊是用小序說此只是傍人見此人有好善之誠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蓋指賢者而言也如此說方不費力今若如集傳說是說斷了再起覺得費力語類

淇澳

文尉曰淇澳一篇衛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修之功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者也三章言如金

錫圭璧則煅煉以精温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僴赫咺之詞三章但言寛綽戲謔而已於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自然中禮之意曰說得甚善衛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歲猶命羣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警之詩後人不知遂以為戒厲王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且如劉康公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便說得這般言語

出語類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先生不作淫亂說何如曰有箇君子于役如何別將這箇做一樣說由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屋於房處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所謂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蓋房之北也語類

狡童

問狡童刺忽也古注謂詩人以狡童指忽而言前輩嘗舉春秋書忽之法且引碩鼠以況其義先生詩解取

程子之言謂作詩未必皆聖賢則其言豈免小疵孔子刪詩而不去之者特取其可以為後戒耳琮謂鄭之詩人果若指斥其君目以狡童其疵大矣孔子自應刪去曰如何見得曰似不曾以狡童指忽且今所謂彼者他人之義也所謂子者爾之義也他與爾似非共指一人而言今詩人以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為憂忽之詞則彼狡童兮自應别有所指矣曰却是指誰曰此必是當時擅命之臣曰不與我言兮却

是如何曰如祭仲賣國受盟之事國人何嘗與知琮因是以求碩鼠之義烏知必指其君而非指其任事之臣哉曰如此解經盡是詩序誤人鄭忽如何做得狡童若是狡童自會託婚大國而借其助矣謂之頑童可也許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了曰鄭聲淫如將仲子自是男女相與之詞却干祭仲共叔段甚事如褰裳自是男女相咎之辭却干忽與突爭國甚事但以意推看狡童便見所指是何人矣不特鄭風詩

序大率皆然問每篇詩名下一句恐不可無自一句而下却似無用曰蘇氏有此說且如卷耳如何是后妃之志南山有臺如何是樂得賢甚至漢廣之詩寧是文王之道以下至求而不可得也尚自不妨却如德廣所及也一句成甚說話又問大序如何曰其間亦自有鑿說處如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按周禮史官如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失之迹却干國史甚事曰舊聞先生不取

詩序之說未能領受今聽一言之下遂活却一部毛

詩語類

著

問著是刺何人曰不知所刺但覺是親迎底詩古者五等之爵朝祭祀似皆以充耳亦不知是說何人親迎所說尚之以青黃素瓊瑤英大抵只是押韻如衛詩說良馬六此是天子禮衛安得而有之看來只是押韻不知古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不知是塞於

耳中為復是塞在耳外看來恐只是以線穿垂在當耳處 語類

蟋蟀

問如蟋蟀之序全然鑿說固不在言然詩作於晉而風係於唐却須有說曰本是唐及居晉水方改號晉琮曰莫是周之班籍只有唐而無晉否曰文侯之命書序固稱晉矣曰書序想是紀事之詞若如春秋書晉之法乃在曲沃既命之後豈亦係詩之意乎曰恁地

說忒緊恰似舉子做時文去 語類

豳七月

問豳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不知就豳詩觀之其孰為雅孰為頌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一說謂豳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為風可為雅可為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豳之

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豳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

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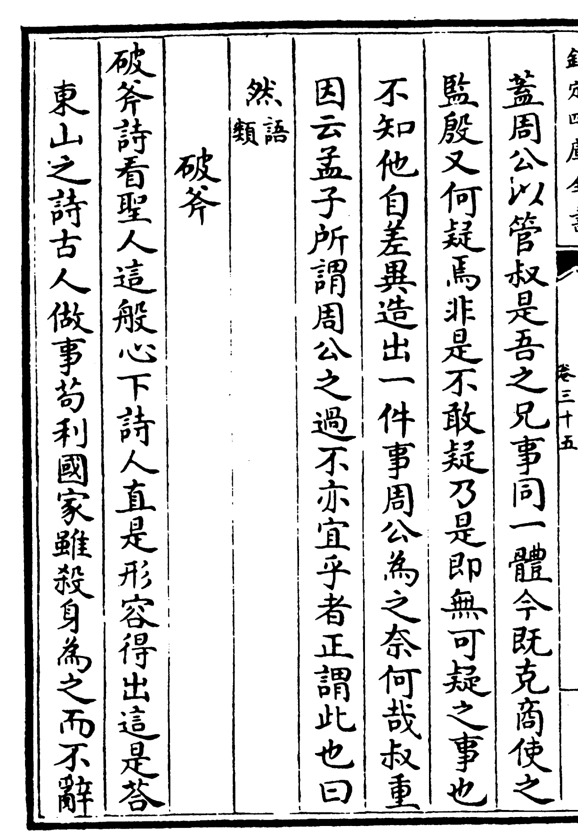
籥章之豳雅豳頌恐大田良耜諸篇當之不然即是别有此詩而亡之如王氏說又不然即是以此七月一篇吹成三調詞同而音異耳若如鄭說即兩章為豳風猶或可成音節至於四章半為豳雅三章半為豳頌不知成何曲拍耶答潘恭叔○文集

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為首則謂之正月抑只謂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考如詩之月數即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間旱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乃今之九十月國語夏令曰九月成杠十月成梁即孟子之十一月十二月若以為改月則與孟子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若以為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為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

問齊彼公堂稱彼兕觥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未必盡備而民事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為君之尊而未必知為國之初此等意思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以上語類二條

鴟鴞

因論鴟鴞詩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矣



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造出一件事周公為之奈何哉叔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語類

破斧

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下詩人直是形容得出這是荅東山之詩古人做事茍利國家雖殺身為之而不辭

如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你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䕶了我斨我斧莫得闕壞了此詩説出極分明毛注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説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不照這例自恁地説

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這箇却是箇好話頭以上語類二條

九罭

九罭詩分明是東人願其東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於汝但暫寓信宿耳公歸將不復來於汝但暫寓信處耳是以有袞衣兮是以兩字如今都不說蓋本謂縁公暫至於此是以此間有被袞衣之人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其為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縁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説詩者悉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詞語到底鶻突某嘗謂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得聖人之心

狼跋

問公孫碩膚注以爲此乃詩人之意言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云

看來詩人此意也回互委曲却太傷巧得來不好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於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書自是體當如此語類

二雅

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

大雅氣象宏闊小雅雖各指一事說得精切至到嘗見古人工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近嘗令孫子誦之則見其詩果是懇至如鹿鳴之詩見得賓主之間相好之誠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之詩古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

私情非孝子也此語甚切當如既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皇者華即首云每懷靡及其後便須咨詢咨謀看此詩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以上語類二條

小雅鹿鳴諸篇

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為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

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又曰上下常用之樂小雅如鹿鳴以下三篇及南有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蘩采蘋等篇皆是然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語類

常棣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未必其人實以兄弟為不如友生也猶言喪亂既平之後乃謂反不如友生乎蓋疑而

問之詞也

蘇宜久問常棣詩一章言兄弟之大略二章言其死亡相收三章言其患難相救四章言不幸而兄弟有鬩猶能外禦其侮一節輕一節而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愈重到得喪亂既平便謂兄弟不如友生其於所厚者薄如此則亦不足道也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以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翕則無以久其樂蓋居

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則多為物欲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所以詩之卒章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之句反復翫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曰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那二章正是遏人欲而存天理須是恁地看以上語類二條

伐木

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曰然又問釃酒云縮酌用茅是此意否恐茅

乃以酹曰某亦嘗疑令人用茅縮酒古人芻狗乃酹酒之物則茅之縮酒乃今以醉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絹帛故以茅縮酒也

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以上語類二條

天保

何福不除義如除戎器之除

問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承是繼承相接續之謂如

何曰松柏非是葉不彫但舊葉彫時新葉已生木犀亦然

問天保上三章天以福錫人君四章乃言其先君先王亦錫爾以福五章言民亦徧為爾德則福莫大於此矣故卒章畢言之曰然

時舉說第一章至第三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詞繁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至四章則以祭祀先公為言五章則以徧為爾德為言蓋謂人君之

德必上無愧於祖考下無愧於斯民然後福禄愈遠而愈新也故末章終之以無不爾或承先生頷之叔重因云蓼蕭詩云令德壽豈亦是此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後可以稱是福也曰然以上語類四條

采薇

又說采薇首章略言征夫之出蓋以玁狁不可不征故舍其室家而不遑寧處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還心不復念其家矣四章

五章則惟勉於王事而欲成其戰伐之功也卒章則言其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而念之也其序恐如此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作之詩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翫味風則或出於婦人小子之口故但可觀其大略耳 語類

出車

子善問詩畏此簡書簡書有二說一說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一說策命臨遣之詞曰後

說為長當以後說載前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又問胡不旆旆東萊以為初出軍時旌旗未展為卷而建之引左氏建而不旆故曰此旗何不旆旆而飛揚乎蓋以命下之初我方憂心悄悄而僕夫顦顇亦若人意之不舒也曰此說雖精巧然胡不旆旆一句語勢似不如此胡不猶言遐不作人言豈不旆旆乎但我自憂心悄悄而僕夫又況瘁耳如此卻自平正伯恭說太巧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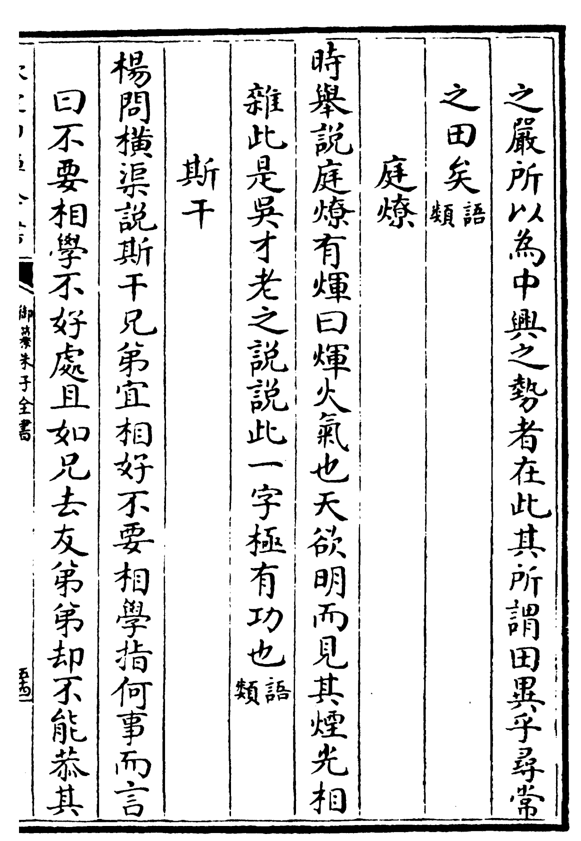
正怕如此看古人意思自寛平何嘗如此纖細拘迫語類

魚麗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這四句儘說得好語類

車攻

時舉說車攻吉日二詩先生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紀律



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異乎尋常之田矣語類

庭燎

時舉說庭燎有煇曰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此是吳才老之說說此一字極有功也語類

斯干

楊問橫渠說斯干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去友弟弟卻不能恭其

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為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為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為弟者但當知其盡恭而已如寇萊公撻倒用印事王文正公謂他底既不是則不可學他不是亦是此意然詩之本意猶字

作相圖謀說語類

節南山

自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間又自不奈何引

得别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太師只是他一箇不好少間到那瑣瑣姻亞處是幾箇人不好了

秉國之均均本當從金所謂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時舉曰恐只是為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恐此即是鈞曰秉國之鈞只是此義今集傳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以上語類

二條

小弁

問小弁詩古今說者皆以為此詩之意與舜怨慕之意同竊以為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惟其忍之與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於天亦一似自以為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而語也問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集傳作賦體是以上兩句興下兩句

耶曰此只是賦蓋以為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聞之也又曰看小雅雖未畢且併看大雅小雅後數篇大概相似只消兼看因言詩人所見極大如巧言詩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此一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譖之人却以奕奕寢廟與秩秩大猷起興蓋以其大者興其小者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時舉

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理義根於其心故其形於言者自無非義理先生頷之語類

楚茨

問神保是饗詩傳謂神保是鬼神之嘉號引楚辭語思靈保兮賢姱但詩中既說先祖是皇又說神保是饗似語意重複如何曰近見洪慶善說靈保是巫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却是向來解錯了此兩字語類

瞻彼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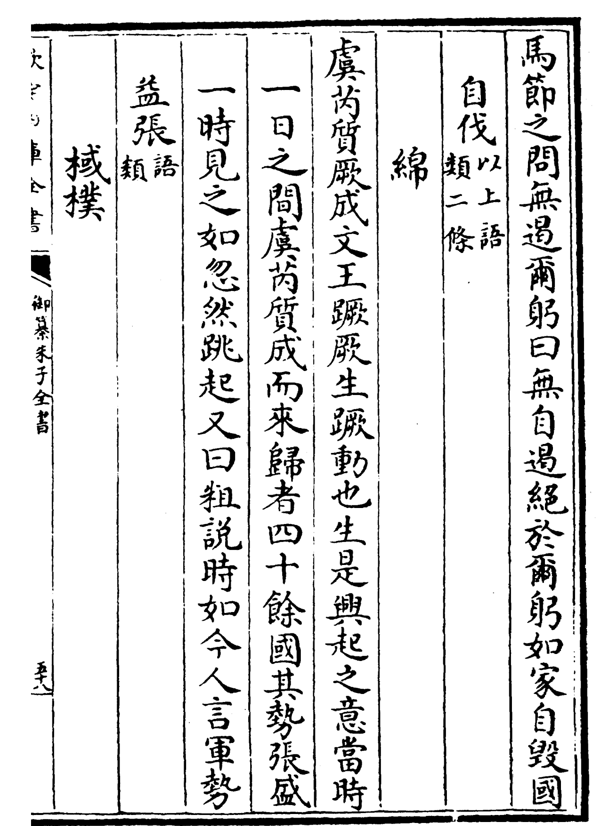
問韎韐有奭韎韐毛鄭以為祭服王氏以為戎服曰只是戎服左傳云有韎韋之跗注是也又曰詩多有酬酢應荅之篇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當時朝會於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華又是君報其臣桑扈鴛鴦皆然語類

苕之華

周家初興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苦底物事亦甜及其衰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

大雅文王

問先生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既没精神上與天合看來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生也既有以異於人則其散也其死與天為一則其聚也其精神上與天合一陟一降在帝左右此又别是一理與衆人不同曰理是如此若道真有箇文王上上下下則不可若道詩人只胡亂恁地說也不可



馬節之間無過爾躬曰無自過絕於爾躬如家自毀國自伐以上語類二條

綿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時一日之間虞芮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一時見之如忽然跳起又曰粗說時如今人言軍勢益張語類

棫樸

棫樸序只下能官人三字便晦了一篇之意楚茨等十來篇皆是好詩如何見得是傷今思古只被亂在變雅中便被後人如此想像如東坡說某處豬肉衆客稱美之意

遐不作人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記注訓胡字甚好以上語類二條

皇矣

時舉說皇矣詩先生謂此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畔

援無然歆羡上說起後面却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這箇工夫此心無一豪之私故見於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著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問無然畔援無然歆羡竊恐是說文王生知之資得於天之所命自然無畔援歆羡之意後面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文王做工夫處曰然語類

文王有聲

問鎬至豐邑止二十五里武王何故自豐遷鎬曰此只

以後來事推之可見秦始皇營朝宮渭南史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故作之想得遷鎬之意亦是如此周得天下諸侯盡來朝覲豐之故宮不足以容之耳語類

生民

生民詩是叙事詩只得恁地蓋是叙那首尾要盡下武文王有聲等詩却有反覆歌詠底意思

問履帝武敏曰此亦不知其何如但詩中有此語自歐

公不信祥瑞故後人纔見說祥瑞皆闢之若如後世

所謂祥瑞固多偽妄然豈可因後世之偽妄而併真

實者皆以為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

成亦以為非

時舉說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處曰敏字當為絶句蓋

作母鄙反叶上韻耳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

生詩中亦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為稷契皆天

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

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以上語類三條

既醉

時舉說既醉詩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為言如華封人祝堯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此意曰此兩事孰有大於此者乎曰觀行葦及既醉二詩見古之人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極其恩義於燕飲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望之者如此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先生頷之語類

假樂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是顧其子孫之衆多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顧其子孫之賢

舜功問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勿忘勿助長之意曰不必如此說不愆是不得過不忘是不得忘能如此則能率由舊章

此詩末章即承上章之意故上章云四方之綱而下章即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為綱理之為紀下面百

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為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以上語類三條

公劉

問第二章說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第四章方言居邑之成不知未成邑之時何以得民居之繁庶也曰公劉始於草創而人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問第四章君之宗之處曰東萊以為為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為羣臣之君

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語類

卷阿

時舉說卷阿詩畢以為詩中凡稱頌人君之壽考福禄者必歸於得人之盛故既醉詩云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假樂詩言受天之禄與干禄百福而必曰率由羣匹與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蓋人君所以致福禄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先生頷之語類

民勞

時舉竊謂每章上四句是刺厲王下六句是戒其同列曰皆只是戒其同列鋪叙如此便自可見故某以為古人非是直作一詩以刺其王只陳其政事之失自可以為戒時舉因謂第二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蓋以為王者之休莫大於得人惟羣臣無棄其功然後可以為王之休美至第三章後二句謂敬愼威儀以近有德蓋以為既能拒絶小人必須自反於巳

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絶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二章無俾正敗無俾正反先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慮之意蓋一章切於一章也先生頷之語類

板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且與明祇一意這箇豈是人自如此皆有來處纔有些放肆他便

知所以曰日監在玆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問渝字如何曰變也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但未至怒

道夫言昨來所論昊天曰明云云至游衍此意莫祇是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不遺既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今所以理會不透祇是以天與仁為有二也今須將聖

賢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見以上語類二條

蕩

時舉說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邪僻也此章之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託文王言紂之辭而皆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天之過如女興是力爾德不明與天不湎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自發明首章之意先生

頌之類語

抑

抑非刺厲王只是自警嘗考衛武公生於宣王末年安得有刺厲王之詩據國語只是自警詩中詞氣若作自警甚有理若作刺厲王全然不順伯恭却謂國語非是

衛武公抑詩自作懿戒也中間有於乎小子等語自呼而告之也其警戒持循如是所以詩人美其如切如

磋以上語類二條

雲漢

問雲漢詩乃他人述宣王之意然責已處太少曰然語類

烝民

問烝民詩解云仲山甫蓋以冡宰兼太保何以知之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宰相可知其曰保兹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為太保可知此正召康公之舊職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

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揚子雲説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説話所以他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以上語類二條

頌

周頌清廟

問或疑清廟詩是祀文王之樂歌然初不顯頌文王之德止言助祭諸侯既敬且和與夫與祭執事之人能執行文王之德者何也某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想當時聞其歌者真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何待

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哉妄意如此不知是否曰此說是答潘子善○文集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詩成王不敢康詩傳皆斷以為成王誦某問下武言成王之孚如何曰這箇且只得做武王說語類

我將

問我將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謂物成形於

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德之祖配之語類

敬之

日就月將是日成月長就成也將大也語類

魯頌閟宮

太王翦商武王所言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是其事素定矣横渠亦言周之於商有不純臣之義蓋自其祖宗遷豳遷邰皆其僻遠自居非商之所封土也語類

商頌

伯豐問商頌恐是宋作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考

安有莫敢不來王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代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多於周頌曰商頌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之辭自是奥古非宋襄可作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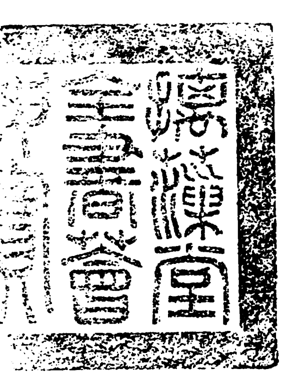
那

問那綏我思成集傳鄭氏所引禮記之說程子則曰此特孝子平日思親之心耳若齊則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必大竊謂人心不容無思齊之日特齊其不齊

者耳若思其居處之類乃致其誠意以交乎神者蓋未害其為齊也未知是否曰鄭氏所引者常法也程子之義則益精矣答吳伯豐○文集

長發

降不遲聖敬日躋天之生湯恰好到合生時節湯之修德又無一日間斷語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舉人臣勵守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臣王杰詳校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六

春秋

綱領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道掃

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更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衰溴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貶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是有箇子突孔

子因存他名字今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縁其救衛故書字孟子說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說得極是了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闊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

問春秋曰此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耳其事則齊桓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為聖人褒善貶惡專在

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其他崩薨卒葬亦無意義

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為王不稱天貶之某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宰咺以為冢宰亦未敢信其他如莒去疾莒展輿齊陽生恐只據舊史文若謂添一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桓

公不書秋冬史闕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可謂亂道夫子平時稱顔子不遷怒不貳過至作春秋却因惡魯桓而及天子可謂桑樹著刀榖樹汁出者魯桓之弑天王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又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於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叙復豈有因滕子之朝桓遂併其子孫而降爵乎

春秋所書如某人為某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

人看春秋必要謂某字譏某人如此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為褒貶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説須是得魯史舊文參校筆削異同然後為可見而亦豈復可得也

或論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為也昔嘗有人言及命格予曰命格誰之所為乎曰善談五行者為之也予曰然則何貴設若自天而降具言其為美為惡則誠可信矣今特出於人

為烏可信也知此則知春秋之例矣又曰季子來歸以為季子之在魯不過有立僖之私恩耳初何有大功於魯又況通於成風與慶父之徒何異然則其歸也何足喜葢以啓季氏之事而書之乎

或人論春秋以為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襃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

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林問先生論春秋一經本是明道正誼權衡萬世典刑之書如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為之詳略或書字或書名皆就其事而為之義理最是斟酌豪忽不差後之學春秋多是較量齊魯短長自此以後如宋襄晉悼等事皆是論伯事業不知當時為王道作耶為伯者作耶若是為伯者作則此書豈

足為義理之書曰大率本為王道正其紀綱看巳前春秋文字雖觕尚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理尚可看近來止說得伯業權譎底意思更開眼不得此義不可不知

問春秋一經夫子親筆先生不可使此一經不明於天下後世曰某實看不得問以先生之高明看如何難曰劈頭一箇王正月便說不去劉曰六經無建子月唯是禮記雜記中有箇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

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先王其他不見說建子月曰惟是孟子出來作鬬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便是而今五六月此句又可鶻突嵗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是而今九月十月

今之作春秋義都是一般巧說專是計較利害將聖人之經作一箇權謀機變之書如此不成聖經却成一箇百將傳因說前輩作春秋義言辭雖粗率却說得聖人大意出年來一味巧曲但將孟子何以利吾國

句說盡一部春秋這文字不是今時方恁地自秦師垣主和議一時去趨媚他春秋義才出會夷狄處此最是春秋誅絶底事人却都作好說看來此書自將來作文字不得才說出便有忌諱常勸人不必作此經他經皆可作何必去作春秋這處也是世變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他們說經雖是甚有踈略處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凜凜然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横流遂

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款司極是嚴緊一字不敢胡亂下使聖人作經有今人巧曲意思聖人亦不解作得

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處却恐未必如此須是已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

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

或問伊川春秋序後條曰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為戒又問孔子有取乎五霸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觀其予五霸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

國秀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曽見國史攷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曽講學公穀考事甚

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

都不曾見國史

李丈問左傳如何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

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來參考問公穀如何曰

據他說亦是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

孫明復趙啖陸淳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

但後世因春秋去考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初

作春秋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話擇之說文定說得

理太多盡堆在裏面曰不是如此底亦壓從這理上來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説所以公穀左氏得一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

問公穀傳大槩皆同曰所以林黄中説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耳曰想得皆是齊魯閒

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問春秋胡文定之說如何曰尋常亦不滿於胡說且如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卻就其中多使故事大與作時文荅策相似

問胡氏傳春秋盟誓處以為春秋皆惡之楊龜山亦嘗議之矣自今觀之豈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與否而褒貶之乎今民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之時

而遽責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漸之意

曰不然盟詛畢竟非君子之所為故曰君子屢盟亂

是用長將欲變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故

伊川有言凡委靡隨俗者不能隨時唯剛毅特立乃

所以隨時斯言可見矣

昔楚相作燕相書其燭暗而不明楚相曰舉燭書者不

察遂書舉燭字於書中燕相得之曰舉燭者欲我之

明於舉賢也於是舉賢退不肖而燕國大治故曰不

是郢書乃成燕説今之説春秋者正此類也以上論類十八

條

春秋例目拜貶甚厚其間議論小國自貶其爵以從殺禮最為得其情者頃年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説非

春秋惡惡短之義今已釋然蓋後來鄭大夫亦有鄭伯男也而使從諸侯之賦之説則當時諸侯之願自貶者固多但伯主必以此禮責之故有不得而自遂耳然其他尚有欲請教者便遽未暇大抵此經簡奥

立說雖易而貫通為難以故平日不敢措意其間假以數年未知其可學否耳答程可久

所示春秋大㫖甚善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胷次開闊義理貫通方有意味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卻於自已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絡受用則亦何益於事耶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胷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

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陿隘無處著工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然看春秋外更誦論孟及看近思錄等書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此實恐枯燥難見功耳答黄仁卿

春秋之說向日亦嘗有意而病於經文之太畧諸說之太煩且其前後抵牾非一是以不敢妄為必通之計而姑少緩之然今老矣竟亦未敢再讀也來諭以為

他處皆可執其一說以為據獨即位之說為難通愚恐其所執之說未必聖人之真意而非獨即位之說為無據也若只欲為場屋計則姑取其近似而不害理者用之若欲真實為學則不若即他書之易知者而求之庶明白而不差也答龔惟微

所諭春秋難讀固然大抵今所可見者但程先生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然亦時有所謂隱之於心而未能愜當者況其精微之意乎此須異時別商量也答李

守約

某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某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問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有以自信於其心以故未嘗敢輒措一詞於其間而獨於其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為有感也近刻易詩書於郡齋易用呂氏本古經傳十二篇而綴詩書之序置之經後以曉當世使得復見古書之舊而不錮於後

世諸儒之說顧三禮體大未能緒正獨念春秋大訓聖筆所刊不敢廢塞而河南邵氏皇極經世學又以易詩書春秋為皇帝王霸之書尤不可以不備乃復出左氏經文別為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其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故不能悉具異時有能放呂氏之法而為三經之音訓者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哉 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以上文集五條

經傳附

隱公

某親見文定公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元年語類

春秋正朔事比以書攷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

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觀伊川先生劉質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又似有所未通幸更與晦叔訂之以見教也元年○與張敬夫

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為證以明周不改

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攷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國語引夏令曰十月成梁又似并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唯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比商書不同者蓋後世之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其制度之闊略耳注家謂十月乃後人追改當更攷之愚意如此未知是否元年○答吳晦叔

前書所諭周正之說終未穩當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

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令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即止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攷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為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攷必矣今乃欲以十

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為不改月之驗也盖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為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為異哉况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為據之明且審也若尚有疑則不若且闕之之為愈不必强為之説矣詩中月數又似不曾改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故某向者疑其並行也○元年○答吳晦叔

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攷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而不改月號時亦必不改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

月十二月之説攷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為正月而不改時改月者後王之彌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故祭祀田獵猶以夏時為正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攷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攷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

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愚見如此而攷之劉質夫說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為夫子所加王字亦非史策舊文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汲冢竹書乃晋國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則又似胡氏之說可為據此間無竹書煩為見拙齋扣之或有此書借錄一兩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注家以為武

帝改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煩子細詢攷也元年○荅林擇之○以上文集四條

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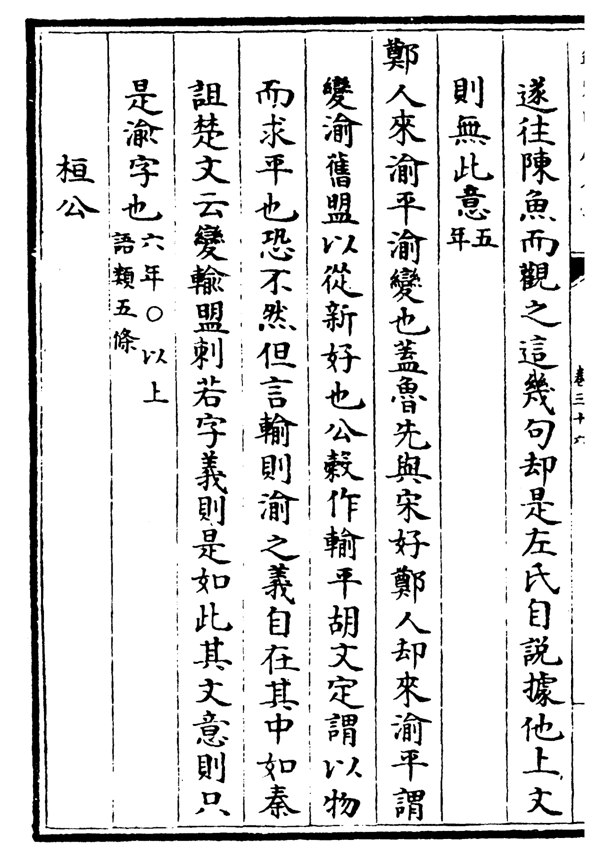
惠公仲子恐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風却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看不必如孫明復之說元年

陳仲蔚問東萊論穎考叔之說是否曰古人也是重那

盟誓又問左傳於釋經處但略過如何曰他釋經也有好處如叔段不弟故不言弟稱鄭伯譏失教也這樣處說得也好蓋說得闊又問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這也不可謂知人曰這樣處却說得無巴鼻如公羊說宣公却是宋之罪腦左氏有一箇大病是他好以成敗論人遇他做得來好時便說他好做得來不好時便說他不是却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這是他大病敘事時左氏却多是公穀却都

是胡撰他去聖人遠了只是想像胡說或問左氏果丘明否曰左氏叙至韓魏趙殺智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決非丘明元年

陳仲蔚說公矢魚于棠云或謂矢如臯陶矢厥謨之矢曰便是亂說今據傳曰則君不射則矢魚是將弓矢去射之如漢武帝親射江中蛟之類何以見得夫子作春秋征只書征伐只書伐不曾恁地下一字如何平白無事陳魚不只寫作陳字却要下箇矢字則麽



遂往陳魚而觀之這幾句却是左氏自說據他上文則無此意五年

鄭人來渝平渝變也蓋魯先與宋好鄭人却來渝平謂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胡文定謂以物而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輸則渝之義自在其中如秦詛楚文云變輸盟刺若字義則是如此其文意則只是渝字也六年○以上語類五條

桓公

問洽尋常如何理會是胥命曰嘗攷之矣當從劉侍讀之說自王命不行則諸侯上僭之事由階而升然必與勢力之不相上下者池錄作如歷階而升以至於極蓋既無王命必擇勢力之相敵者共為之所以布於衆而成其僭也齊衛當時勢敵故齊僖自以為小伯而黎人責衛以方伯之事當時王不敢命伯而欲自為伯故於此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及其久也則力之能為者專之矣故桓公遂自稱伯以至戰國諸侯各有稱王之意不敢獨稱於

國必與勢力之相侔者共約而為之魏齊會于葅澤以相王是也其後七國皆王秦人思有以勝之於是使人致帝於齊約共稱帝豈非相帝自相命而至於相王自相王而至於相帝僭竊之漸勢必至此池録云春秋於此蓋紀王命不行而諸侯僭竊之端也豈非其明證乎曰然則左傳所謂胥命于彌何也曰此以納王之事相遜相先也曰說亦有理三年

桓公有兩年不書秋冬說者謂以喻時王不能賞罰若

如是孔子亦可謂大迂闊矣某嘗謂說春秋者只好獨自說不可與人論難蓋自說則横說竪說皆可論難著便說不行四年七年

春秋書蔡人殺陳佗此是夫子據魯史書之佗之弑君初不見於經者亦是魯史無之耳六年○以上語類三條

莊公

問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桓公會而不復讎先儒謂春秋不譏是否曰他當初只是據事如此

寫在如何見他識與不識當桓公被殺之初便合與他理會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便合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興復讐之師只緣周家衰弱無赴愬處莊公又無理會便自與之主婚以王姬嫁齊及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況到此事體又别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莊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齊乃是叛周十三年○語類

閔公

成風事季友與敬嬴事襄仲一般春秋何故褒季友如書季子來歸是也人傑謂季子既歸而閔公被弑慶父出奔季子不能討賊是其意在於立僖公也先生曰縱失慶父之罪小而季子自有大惡今春秋不貶之而反褒之殆不可曉蓋如高子仲孫之徒只是舊史書之聖人因其文而不革所以書之者欲見當時事迹付諸後人之公議耳若謂季子為命大夫則叔孫婼嘗受命服何為書名乎元年○語類

僖公

問齊侯侵蔡亦以私如何曰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耳非素謀也問國語左傳皆是左氏編何故載齊桓公於國語而不載於左傳曰不知二書作之先後温公言先作國語次作左傳又有一相識言先左傳次國語國語較老如左傳後看之似然

四年

壯祖嘗聞長上言齊桓公伐楚不責以僭王之罪者蓋

桓公每事持重不是一箇率然不思後手者當時楚甚强大僭王已非一日桓公若以此問之只宜楚即罪服不然齊豈遽保其必勝楚哉及聞先生言及亦以為然年四

或問春秋書晉殺其大夫荀息是取他否曰荀息亦未見有可取者但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可取耳後又書晉殺其大夫里克者不以弑君之罪討之也然克之罪則在中立今左傳中却不見其事國語中所載

甚詳年十

問里克丕鄭荀息三人當初晉獻公欲廢太子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貳略不能諫君以義此大段不是里克丕鄭謂從君之義不從君之惑所見甚正只是後來却做不徹曰他倒了處便在那中立上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他不得便用自死今驪姬一許他中立他事便了便是他只要求生避禍正如隋高祖篡周

韋孝寛初甚不能平一見衆人被殺便去降他反教他添做幾件不好底事看史到此使人氣悶或曰看荀息亦有不是處曰全然不是豈止有不是處只是辦得一死亦是難事丈蔚曰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却殺奚齊此亦未是曰這般事便是難説獻公在日與他説不聽又怎生柰何得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十年

吳楚盟會不書王恐是吳楚當時雖自稱王於其國至

於諸侯盟會則未必稱也二十一年

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説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又曰魯君書薨外諸侯書卒劉原父答温公書謂薨者臣子之詞温公亦以為然以卒為貶詞者恐亦非是二十五年○以上語類六條

問侵曹伐衛再稱晉侯先生側邊批云此正是晉文譎處恐非貶辭蓋

圍宋之役二國雖不與而其從楚則一也晉文不先

加兵於陳蔡鄭許而先侵曹伐衛或是當時事勢有未可者豈有楚人暴横諸侯皆南向從楚而得一諸侯用兵以張中國之威春秋遂遽貶之乎先生側批云康節論五霸功罪今以楚人救衛為善楚貶晉而成凡書救之意得之者未有不善之例則文公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為罪趙盾何也既罪趙盾何以又書救乎學春秋者固不可執定例以害大義也至於下書執曹伯畀宋人衛侯出奔復歸與元咺

等事則晉侯無所逃責矣曰有難言者二十八年○荅萬正淳○

文集

宣公

宣公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春秋之責宋鄭正以其叛中國而從夷狄耳中閒諱言此事故學者不敢正言今猶守之而不變此不知時務之過也罪其貳霸亦非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特罪其叛中國耳○十五年語類

成公

問胡氏傳欒書弑晉厲公事其意若許欒書之弑何也曰舊亦嘗疑之後見文定之甥范伯達而問焉伯達曰文定之意蓋以為欒書執國之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為書之計厲公可廢而不可殺也洽言傳中全不見此意曰文定既以為當如此作傳雖不可明言豈不可微示其意乎今累數百言而其意絕不可曉是亦拙於傳經者也十八年

揚至之問晉悼公曰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觀當初人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乖便有操有縱才歸晉做得便别當時厲公恁地弄得郎當被人擄掇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别赫然為之一新又問勝桓文否曰儘勝但桓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見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

做便成及才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十八年○以上語類二條

襄公

楊至之問左傳元者體之長等句是左氏引孔子語抑古有此語曰或是古已有此語孔子引他也未可知左傳又云克己復禮仁也克己復禮四字亦是古已有此語九年

問左氏駒支之辯劉侍讀以為無是事曰某亦疑之既曰言語衣服不與華同又却能賦青蠅何也又太子

申生伐東山臯落氏擴掇申生之死乃數公也申生以閔二年十二月出師衣之偏衣佩之金玦數公議論如此獻公更舉事不得便有逆詐億不信底意思左氏一部書都是這意思文章浮豔更無事實蓋周衰時自有這一等迂闊人觀國語之文可見周之衰也某嘗讀宣王欲籍千畒事便心煩及戰國時人却尚事實觀太史公史記可見公子成與趙武靈王爭胡服甘龍與衛鞅爭變法其他如蘓張之辯莫不皆

然衛鞅之在魏其相公叔痤勸魏君用之不然須殺之魏君不從則又與鞅明言之鞅以為不能用我焉能殺我及秦孝公下令鞅西入秦然觀孝公下令數語如此氣勢乃是吞六國規模鞅之初見孝公說以帝道王道想見好笑其實乃是霸道鞅之如此所以堅孝公之心後來迂闊之說更不能入使當時無衛鞅必須别有人出來觀孝公之意定是不用孟子史記所載事實左氏安得有此十四年

問季札胡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温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分曰可以受可以無受 十四年

問季札觀樂如何知得如此之審曰此是左氏粧點出來亦自難信如聞齊樂而曰國未可量然一再傳而為田氏烏在其為未可量也此處皆是難信處 二十九年

○以上語類四條

昭公

或問子産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為然是他不

達為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為國故鄭國日以衰削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晳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緣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强大根株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為

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六年○語類

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利其國而誘殺之也故名胡氏謂蔡般弑君與諸侯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其弑父弑君之罪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愚謂諸侯與通會盟者楚子為之會主也以弑君之賊會弑君之賊同惡相求非惟不能討其罪亦不敢討其

罪矣今欲圖其國而殺之惡人之常態也是烏可於十有一年之後責楚子以唱大義以討般楚子未暇治也而又責其討般典刑紊矣曰甚善十一年○荅萬正淳○文集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左傳作形字解者胡說今家語作刑民注云傷也極分曉蓋言傷民之力以為養而無饜足之心也又如禮記中說耆慾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為是蓋有字似耆字

物字似忽字其字似有字兆字篆文似開字之門必誤無疑今欲作有開解亦可但無意思耳王肅所引證也有好處後漢鄭玄與王肅之學互相詆訾王肅固多非是然亦有攷援得好處○十二年語類

問嘗讀歐陽公論許世子止之事未免疑之及讀胡文定公傳未足以破其疑洽繼而攷之左氏公羊之傳自明但後人因穀梁不嘗藥之說遂執此一句以為止之罪如此而已殊不攷左氏曰許悼公瘧飲世子

止之藥卒公羊曰止進藥而藥殺也此可以見悼公之死於藥矣當時之事雖未有明文而洽嘗覯近世治瘧者以砒霜鍛而餌之多愈然不得法不愈而反殺人者亦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不然當時所進非必死之藥止偶不嘗而已則公羊何以謂之藥殺世子何為遽棄國而出奔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之不同耳心

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如此觀之似足以正近世經傳之失而破歐公之疑不識先生以為如何曰胡文定通旨中引曾吉父說如律中合御藥誤不如本方造御舟誤不牢固之類已有此意矣但攷之於經不見許止棄國出奔之事不知果何謂也十九年○荅張元德○文集

春秋上辛雩季辛又雩公羊為昭公聚衆以攻季氏此說非是昭公失民已久安能聚衆不過得游手聚

觀之人耳又安能逐季氏昭公季氏事見左傳極有首尾公羊子特傳聞想料之言耳何足為據或者乃信其說以解春秋既為謬誤又欲引之以解論語樊遲從遊舞雩之下一段問荅以為為昭公逐季氏而發者則又誤之甚矣此弊葢原於蘇氏問社之說而近世又增廣之也嘗見徐端立文說曾以藴說問尹和靖和靖正色久之乃言曰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聞之令人悚然汗下二十五年○偶讀謾記○文集

春秋權臣得政者皆是厚施於民故晏子對景公之詞曰在禮家施不及國乃先王防閑之意○語類二十六年

定公

問夾谷之會孔子數語何以能却萊人之兵曰畢竟齊常常欺魯魯常常不能與之爭却忽然被一箇人來以禮問他他如何不動如藺相如秦王擊缶亦是秦常欺得趙過忽然被一箇人恁地硬振他如何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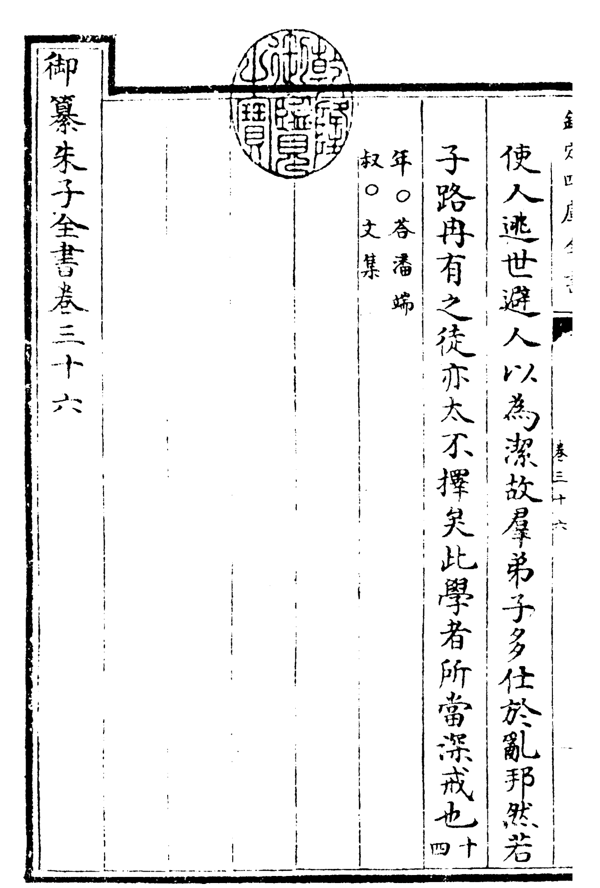
十年

聖人隳三都亦是因季氏厭其强也正似唐末五代羅紹威其兵强於諸鎮者以牙兵五千人也然此牙兵又不馴於其主羅甚惡之一日盡殺之其鎮遂弱為隣鎮所欺乃方大悔十二年○以上語類二條

問太子蒯聵得罪靈公出奔晉趙氏靈公嘗遊於郊謂公子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靈公卒夫人奉遺命而立郢郢以輒在為辭於是國人立輒輒立十二年輒出亡蒯聵入是為莊公莊公立三年而出奔友恭竊詳

此事妄意謂輒不顧其父而自立固已失父子之義矣蒯聵得罪於父而出奔乃因豎良夫及孔悝母劫悝升臺而盟立之是不用先君之遺命父子君臣之義俱失之矣然則宗國所宜立者何人其必郢乎當郢辭國之日國人立輒之時輒能逃去則郢無得而辭蒯聵亦無復君衞之意及夫蒯聵既入良夫悝母相與劫悝是時悝能守之以死則蒯聵安得而立哉惜乎孔悝不知出此一切付之無可奈何此蒯聵所

以立也雖然天下豈有無父子君臣之國哉宜乎蒯聵未幾而復奔也曰此論大槩得之但謂輙逃去則蒯聵無復君衛之意及蒯聵既立而復奔者非是蓋輙自當逃去非欲為是以拒蒯聵之來也蒯聵脫或能守其國亦不可知但義理自不是耳不必如此牽合也又問孔悝有母不能禁而使之為亂及為衛之臣又不能有所立以子路之賢為其家臣其事如何心甚疑之亦何所見而如此乞賜教曰聖人之門不



使人逃世避人以為潔故羣弟子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此學者所當深戒也十四

年○答潘端叔○文集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舉人臣勵守訓